

极·品·殿·下
JIPINDIANYA

极品殿下

娘子，为夫卖相这么好，
你就从了吧从了吧从了吧……

穆丹枫 著

一朝被妖掠，从此误终身



JIPIN
DIANYA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极·品·殿·下
JIPINDIANXIA

极品殿下

穆丹枫 著

一朝被妖掠，从此误终身



JIPIN
DIANXIA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品殿下 / 穆丹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99-5525-4

I. ①极. II. ①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037 号

书 名 极品殿下

著 者	穆丹枫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特 约 编 辑	陈 媛
装 帧 设 计	天下装帧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12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525-4
定 价	49.8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极品殿下

第一章	粉团一样的孩子	1
第二章	古怪女子白离	21
第三章	收服夫妻丁	44
第四章	他是魔君	80
第五章	真正的天女	114
第六章	她是你的劫	139
第七章	逃离	166
第八章	血色漫天	191
第九章	走火入魔	216
第十章	血溅紫云门	240
第十一章	洪荒界，报仇	259



第一章

粉团一样的孩子

“豹兄，豹子大人，求求你别过来了，我的肉肉不好吃，你没听说人肉是酸的吗……”齐宝儿在一根颤悠悠的枝干上一步一步向后退，小脸有些发白。她一手抓着旁边的枝干，一手抓紧了多功能小刀，紧张地和一头花斑豹子大眼对小眼。

那头豹子个头不小，走着猫步向齐宝儿所在的那根枝干靠拢，一双碧目中发着森冷的寒光，馋涎顺着嘴角滴落。

齐宝儿欲哭无泪，心里不住哀呼自己运气好背。她没事就喜欢旅游，生性喜欢冒险，又有一身功夫，旅游到此，听说此地有一个诡秘的山洞。那个山洞被当地人称为“鬼洞”，里面九曲十八弯，洞连洞，洞套洞，迷魂洞一样，据说好多人在里面探险失了踪。这勾起了她旺盛的探险欲，略微准备了一下，便背起背包钻进了这鬼洞之中。

这鬼洞就像个大迷宫，齐宝儿在里面转来转去，感觉这洞除了阴森了点，岔路多了点，暗河汹涌了点，也没发现这洞有什么奇特之处。她兴趣缺缺地正想退出去，却不想走得急了点，脚下一滑，跌了个大跟头，再睁开眼时，周围景致却完全变了，山洞去无踪，密林更出众……

本来她还不至于惊慌，自己毕竟是特种兵出身，那时为了训练，不知在多少原始密林中穿行过。这次的意外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她也知道这附近并没有真正的原始森林，自己手里又有指南针，倒也不愁走不出去。

却不料她直走了一整天，还是没走出这片该死的丛林。

这密林竟似大得没有边际，头顶上枝连枝、叶叠叶，抬眼望去，一片深深浅浅的绿，无数奇形怪状的花点缀其间，高大的树木之上爬满了各种蔓藤……抬头看不见天日，低头瞧不见土地，倒有几分原始丛林的样子。

幸好她是出来旅游探险的，背包里装了不少旅行必备用品，里面自然也有不少食品和清水，这一天她倒不至于渴着饿着。

她脚力极不错，这样走了一天，少说也走了百八十里路，却不料还是看不到原始

密林的边沿。这让她有些慌神起来，直怀疑手里的指南针出错了，害得她在原始密林中转圈圈……

原始密林中什么野兽都有，齐宝儿小心翼翼地行走，正暗自庆幸自己没碰到什么大型食肉野兽，却不料和一头豹子碰了个正着。

几乎是本能反应，齐宝儿手脚并用，飞快地爬上了附近的大树，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这一身的功夫没白学时，却见那头豹子也蹿了上来，她这才想起豹子是会爬树的。也算她机警聪明，应变能力很强，立即往比较细的枝干攀爬。

齐宝儿娇小玲珑，体重比豹子轻许多。她站的那根枝干比较细长，仅她一人站在上面就颤悠悠的。那头豹子一只爪子刚刚落在上面，那根枝条就颤动得像发生了十级地震，发出咄咄的，几乎要断裂的声响……

此时一人一豹离地面甚高，如果枝干真的断裂，即便矫健如豹子，也一样会摔伤。这豹子久居丛林，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不敢再前进，却又不甘心放弃就要到口的美食，竟然原地伏了下来，和齐宝儿耗上了。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僵局。

齐宝儿头疼至极，自己虽然有一身功夫，但也只和人搏斗过，还从来没和大型野兽对上，也不知是不是这豹子的对手？更何况这豹子好歹也算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弄死了它，自己说不定会坐牢的……

眼看着日头西斜，她和这一头豹子已经耗了足足有三个钟头。这头豹子老神在在的，还没有半丝要退走的意思。

“豹子老兄，你别和我耗了成不？我身上没有几两肉，还不够你塞牙缝的。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你能抓只野猪吃呢，就别把您老人家的宝贵时间浪费到我身上了……”齐宝儿忽然发现自己有唐僧的潜质，居然对着一头豹子唠唠叨叨的——没办法，她如果不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只怕就会睡过去了。

那豹子把头一扭，理也不理她。

“看来只有拼了！”齐宝儿眼眸中闪过一抹杀气。不想喂豹子的话，就只能干掉它。

“呼！”一阵风声响起，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忽然不知自何处掉了下来，好巧不巧的，正砸在那趴伏的豹子身上。那豹子猝不及防之下，被砸了个正着，嗷的一声惨叫，连同那白乎乎的东西一起滚下树去。

砰！砰！树下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和那豹子的最后一声哀鸣，终于彻底没有了动静。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等齐宝儿反应过来，树下已经尘埃落定。

什么东西帮她解了围？齐宝儿疑惑地眨眨眼睛，向下看了一眼，就愣了。大树下，那头豹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而在豹子身侧，居然有一个小人儿蜷缩在那里，也不知是死是活。

她心中“咯噔”一跳，不管三七二十一，慌忙溜下树来。顾不得腿软脚麻，三脚两步跑到那小人儿身前。

近了才看清，这小人儿看上去也就四五岁上下，小脸上虽然有些灰尘，但肌肤吹弹可破，玉雪可爱。长长的睫毛小扇子般覆在他的眼脸上，粉团儿一般，竟然是一个漂亮到极点的小正太。

这原始密林里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小朋友？而且看样子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她抬头看了看上方，浓荫遮顶，除了满目的绿，看不清任何东西。

咦，他这是什么装束？这小孩穿着一身白色的描绣着暗金流云纹的袍子，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怎么看怎么不像是现代装扮……

这小孩是拍戏的？可怎么没见导演、摄像机，也看不见其他工作人员……

那这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齐宝儿试了试他的鼻息，还好，只是摔晕了，性命无碍。

“喂，粉团子，醒醒，醒醒。”齐宝儿拍了拍小孩的脸，又顺道检查了一下他的胳膊小腿，还好，还好，没有什么伤……

咦，如果是拍戏的，腰上应该有吊威亚的痕迹，这孩子身上水嫩嫩的，却什么也没有。

她微微蹙了一下眉头，这孩子到底是哪里来的？小孩嘴里“唔”了一声，还是没睁开眼睛。

不会是摔成脑震荡了吧？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齐宝儿又把这个孩子抱在膝上，小手在他的脑袋上摸来摸去的，看看是不是起包了。

唔，这小孩皮肤的手感不是一般的好，嫩嫩滑滑的，让人恨不得咬上一口。齐宝儿一向喜欢孩子，极有孩子缘，这时虽对这孩子的来历有了一丝疑心，但还是忍不住低头在小孩脸上亲了一口。

齐宝儿的嘴唇刚刚离开那小孩的脸蛋，那小孩长长的睫毛颤了一颤，睁开了眼睛。齐宝儿还没来得及闪开，正和那孩子来了个大眼瞪小眼……

齐宝儿微微一呆，也不知为什么，她在这小孩的眼眸中竟看到一丝淡淡的微嘲的笑意。这笑意虽然一闪而过，但还是没逃脱齐宝儿的法眼。

这——这是小孩子应该有的眼神吗？

齐宝儿身子微微一僵，尴尬地笑了一笑：“你醒了，小朋友。”

那个孩子身子动了一动，懒懒地伸了个腰，站了起来，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她，却一句话也不说。

这么漂亮的孩子不会是个哑巴吧？那可太可惜了。齐宝儿放柔眼神，换上一副笑脸：“小朋友，你是拍戏的？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

那孩子微微挑了挑眉，却根本不回答她的问话，自顾自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他那

身小袍子也不知是什么面料制成，只是这么轻轻拍了一拍，上面的泥污便全不见了，袍子整洁如新，比洗衣店刚刚洗过的还熨帖。他看也不看齐宝儿，转身就走。

好臭屁的小家伙，居然被他无视了！

“小家伙，好歹我还救过你，你这是什么态度？”齐宝儿虽然觉得这孩子出现得极为诡异，心中有了一些防备，但一个小屁孩而已，再怎么诡异能翻得了天？而且她很不甘心被一个小孩鄙视，微微一愣，又追了上去。

“救过我？”那小孩蓦然停住脚步，似笑非笑地看了齐宝儿一眼，凉凉地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吧？如果不是我把这头豹子砸死，估计你就会变成豹子的腹中食了。”清脆的童声，如珠落玉盘，好听得很。

他怎么知道？难道这小家伙掉下来的那一瞬间就把当时的情况看了个门清？

齐宝儿挑了挑眉，笑咪咪地摸了摸他的头：“粉团子，原来你会说话啊，我还以为你是小哑巴呢。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会从这里冒出来？”

那小孩粉红的唇角一勾，眼眸微眯，看了齐宝儿一眼：“你又是谁？穿成这样不怕别人把你当妖怪抓了？”

当妖怪抓了？齐宝儿嘴角抽搐了两下。为了方便探险，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配了一条黑色牛仔裤，脚下蹬着一双旅游鞋，肩上背着旅行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哪里像妖怪了？穿着怪异的应该他吧？

她心中忽然猛地一动，看了看四周的景致，再看了看眼前的古装小正太，一个不太好的预感袭击了她——自己不会是好死不死地穿越了吧？！

齐宝儿长吸了一口气，定了定心神，俏脸上调出一个最温柔、最可亲的笑容：“粉团子，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那小孩眼睫毛抖了一抖，看了她一眼，反问了一句：“你不知道这是哪里？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齐宝儿微微一挑眉，这小孩不简单哦，说话竟然这么滴水不漏的，也不知是谁家的孩童。她在这原始密林里奔波了一天，一根人毛也没碰到，所以他应该不是附近村落跑迷路的。那么——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自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身上居然半点伤痕也没有，不会——不会是什么妖怪吧？齐宝儿情不自禁退后一步，仔细打量起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粉粉嫩嫩的，倒看不出任何异常。

齐宝儿心里苦笑，自己又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这孩子如果真是妖精，自己只怕也看不出来。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她必须先制服这个孩子！

接触到齐宝儿“不善”的目光，那小孩本能地感受到危机，后退了一步。齐宝儿自然看到了他小脸上的戒备，忙笑了一笑，放柔声音，蹲下身子，冲着他招了招手：“粉团

子，乖，到姐姐这里来。”

那孩子微微皱了皱眉头，眼眸中闪过一丝鄙视。那眼神就像看一只诱惑小红帽的大灰狼，不仅不上当，反而又后退了一步。

这小孩的警戒心不是一般的高，莫非他是人参娃娃，怕我吃了他？

齐宝儿被自己这个“天才”想法吓了一跳，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孩子，小胳膊小腿雪白嫩藕似的，让人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但他头上没有那朵人参花，身上也没穿大红肚兜……应该不是吧？

“乖，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齐宝儿嘴里说着，足下不停，一步步上前。

那孩子眼眸中闪过一抹微光，忽然扭头就跑。

绝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这是齐宝儿的第一反应！几乎是本能的，她猛扑了上去……

那个孩子动作很轻灵，跑得也很快，但到底吃了人小腿短的亏。他虽然拼命躲闪，也没能逃脱齐宝儿的“魔爪”，被齐宝儿一个漂亮的擒拿，给按在地上。

齐宝儿也唯恐伤着这个孩子，手下自然是把握好力道的：“说，你到底是谁？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哇！”手下的孩子忽然大哭起来，哭声震林，惊起宿鸟无数，把齐宝儿也吓了一跳。

这……这孩子一直老神在在的臭屁样子，怎么……怎么这个时候倒哭上了？难道自己还是不小心弄痛他了？

看到这个孩子哭，齐宝儿心中倒隐隐松了一口气。对嘛，这才有个正常小孩子的样子，而且她握着这孩子的脉门，也不像是有什么妖力的样子，和普通小孩没什么区别。或许真是自己多疑了。

看着这么漂亮的小孩哭实在是一项罪过，看着他的“金豆豆”一对一双地滚落，齐宝儿的心微微揪了起来。忙松了手，摸了摸这小孩的脑袋：“好了，好了，乖，不哭了……”

“你欺负我，呜呜呜，你不是好人……”那小孩的眼泪大有不可收之势，手指指着齐宝儿控诉她的“虐童”罪行。

齐宝儿只觉后脑滴下一颗大汗珠，她左摸右摸，自背包中摸出一根棒棒糖：“乖，别哭了，给你棒棒糖吃。”

这棒棒糖可是哄小孩子的不二法门，十个孩子有九个会因为这个破涕而笑，却不料这孩子根本不吃她这一套，看了她手中的棒棒糖一眼，闭着眼睛继续哭：“呜呜，你是妖怪，欺负小孩子……”

齐宝儿一咬牙，豁出去了，又自背包里掏出了自己的最爱——德芙巧克力。她把巧克力在那孩子眼前晃了一晃：“瞧，这是什么？巧克力耶，你尝尝，很丝很滑很甜的……”

齐宝儿几乎连电视中的广告词也搬出来用了,只求眼前这个小祖宗赶紧关上“水龙头”。

她对小孩子的哭最没抵抗力了,更何况是这么漂亮得不像话的小孩子,害得她心里也酸酸的,几乎要落下泪来。

她知道这古装小孩一定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忙忙地剥开包装,掰下一小块,想塞到那小孩嘴里。

那小孩却紧闭了嘴唇,向后退了一步,继续抽抽噎噎地哭:“你……你这黑黑的是什么东西?你想毒死我,然后吃我的肉?呜呜,我听娘亲说,妖怪专吃小孩的肉……”

这,这是什么逻辑,以为她是白骨精她娘啊?真是好心没好报!齐宝儿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将那块巧克力塞到自己的嘴里。

小屁孩,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不吃,那可是你自己没口福,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呢。

那小孩见她吃得极为香甜,撇了撇小嘴,哭得越发大声了:“坏女人,有好东西自己独吞……”

窘!

齐宝儿只觉自己的脑袋蓦然大了一圈,这小屁孩,正反都是他的理啊?这哪里是小正太,分明是小魔王!

齐宝儿泪了,可对着这么个粉团子似的小孩儿,她又绷不起脸来发怒。自己好歹也算个特种兵,怎么能和这么小的孩子一般见识?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又自背包中取出一块巧克力。

唉,这可是最后一块了,如果自己真是穿越了,那以后可就再也吃不到这种美味了……

好肉疼!再看看哭得如同梨花带雨的粉团子,她豁出去了!

“喏,这可是最后一块了。你只要住嘴别哭,这块就是你的。”齐宝儿将这块巧克力在小孩面前摇啊摇,语气极有诱惑力。

那小孩眼泪蓦然一收,小手一伸:“好,我不哭了,东西给我!”

齐宝儿大脑瞬间当机。

这,这小孩变脸也太快了吧,比六月天还六月天。不过,这死小孩总算停止了对她的魔音穿脑,让她微微松了一口气。

齐宝儿将那块巧克力晃了一晃,凛然道:“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看你,动不动就哭,可不像个小男子汉哦。”

那小孩低下头去,长长的睫毛挡住了眸光,似反省了一回,却又马上跺了跺脚,抬起小手愤愤指控:“是你看我年龄小欺负我……”

齐宝儿汗了一下,哼了一声,顺手敲了一下那小孩的脑袋:“粉团子,就是因为你年龄小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要不然——哼,哼!”

那小孩撇了一下小嘴：“要不然怎么样？我如果是个大人，你还敢如此欺负我？”

齐宝儿瞥了他一眼，凉凉地道：“你如果是个大人，对我如此不敬，如此赖皮，我会打得你满地找牙……”

这孩子如果是个大人，她早就对他万分防备了。

那孩子嘻嘻笑了起来，漂亮的眼眸中闪过一抹促狭：“我如果长大了，你是打不过我的……”

齐宝儿只以为是小孩子不服气吹牛，也不和他一般见识，笑了一笑：“是，是，等你这小家伙长大了，我也就老了，自然打不过你，到时你还好意思欺负我一个老人家？好了，小粉团子，你还要不要吃巧克力？”经过这么一闹腾，一大一小总算熟稔起来。

知道这孩子不过是个普通小孩，不是什么妖怪，齐宝儿也放下心来。那小孩伸出手一把抢过了那块巧克力，仔细看了看那包装纸，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抹诧异好奇，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一舔。

唔，味道是从来没尝过的，很好吃。那小孩将那块巧克力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投到口中，吃得十分惬意。

也不知为什么，齐宝儿总感觉这孩子的行为实在不像个孩子，瞧瞧他现在的吃相，简直就像个吊儿郎当的小痞子。

此时夕阳落山，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齐宝儿走了整整一天，早已疲累不堪，遥见前面黑沉沉的，似有一个山崖，忙带着那个孩子跑了过去。

这山崖直上直下的，壁立万仞，夜色中，根本看不到上方的景致。暗夜中也找不到能攀爬的地方，齐宝儿心中有些丧气，只好先拣了些干柴燃了一个火堆，自背包里取出一个防蚊小帐篷，三下五除二在火堆旁支好，又掏出一包防蛇虫的雄黄，在周围细细洒了一圈，在这断崖下建了个简单的宿营地。

那小孩坐在一旁，看齐宝儿变戏法似的变出许多古古怪怪的东西，见她动作轻快麻利，显然受过专业训练。他不由眯了眼睛，还真是一个古古怪怪的女子呢……

齐宝儿偶一回头，见这小孩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背包。她不由笑了一笑，拍了拍那个背包：“这可是我的出门必备。你只要乖乖的，姐姐会给你好多新鲜东西吃。”在里面左摸右摸，又摸出一根火腿肠，“小家伙，饿了吧？尝尝这个。”

那小孩也不客气，将那根火腿肠接在手中，打量了一下，一口咬了下去。韧韧的，口感有些不对劲……

齐宝儿华丽丽地窘了，忍不住扑哧一笑，一把抢过火腿肠，顺手又敲了小屁孩一记：“笨蛋，外面这层包装是不能吃的。”说着将火腿肠外面的包装三下两下扯掉，“喏，再尝尝。”

那孩子接过来一尝，味道确实和原先不一样了。

“粉团子，告诉姐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齐宝儿也算和这孩子混熟了，又开始套话。

她总得弄明白自己到底是掉到哪里来了？心里还抱着一个微弱的希望，自己或许并没有穿越，只是探险的那个山洞和这原始密林相连……

那孩子看了她一眼：“你又是怎么在这里出现的？”

窘，这孩子真不是一般的腹黑，自己都牺牲了那么多的好东西了，还喂不熟这只小白眼狼——说话半点亏也不吃。

她叹了口气，运用了穿越女主最常用的伎俩：“姐姐不小心撞了一下头，以前的事全记不得了。”

“你瞧，姐姐给了你这么多好吃的，在这个原始森林里，如果没有我罩着你，你这么个粉团子早晚会被野兽吃掉。”这是恐吓招数。

“瞧瞧姐姐对你多好，你不说来历也没关系，你告诉姐姐这是什么地方，如今当政的是谁？”又改利诱了。

那孩子歪头看了看她，眼睛眨了几眨，明显对她这一套说辞不信，却笑了一笑，很大方地道：“好吧，我也不能白吃你的。看上去你也不像坏人，那我就告诉你，此地叫云雾山，位于唐国境内，现在的国君姓李……”

云雾山？唐国？

齐宝儿双肩垮了下来，完了，完了，原来自己真的穿越了！

唐国？国君姓李？她不会是穿越到唐朝了吧？还好，还好，不是架空的。

齐宝儿的历史学得不错，她可以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做个预言家了。

“唐国？是唐朝吧？粉团子，你可知现在皇帝的年号？”

那小孩看了她一眼：“是唐国啊，现在的年号是开平，皇帝是唐睿帝……”

齐宝儿一呆，不对，不对，通通不对。她脑海里旋风般过了一遍唐朝皇帝的资料，没有能对上号的。再说唐朝的皇帝都称为“宗”，而不是“帝”，这么说，自己还是华丽丽地穿到一个架空的朝代了？

那小孩见齐宝儿脸上忽阴互晴，瞬息万变，到最后一副被雷劈到的表情，他眼眸中闪过一丝惊奇和好笑：“小姑娘，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一副见鬼的表情？”

这“小姑娘”三字生生叫出齐宝儿一身鸡皮疙瘩。她瞪了这个没大没小的小孩子一眼：“小屁孩，什么小姑娘大姑娘的，你应该叫我姐姐！”

那小孩眼眸中闪过一抹微光，小脸一扭：“哼，我才不叫。”他小嘴微撇，脸蛋微红，长长的睫毛眨呀眨的，五官精致得像是晶玉雕琢。这时虽然有些别别扭扭的，小模样却说说不出的漂亮可爱。

齐宝儿强忍住想要亲亲他的冲动：“粉团子，你这么小怎么会跑到这原始密林来了？”

那小孩看了她一眼，小嘴微撇：“我是这附近村庄里的，本来在悬崖边上玩，失足掉了下来。”

齐宝儿睁大了眼睛。

这小孩子是从这么高的断崖上掉下来的？

唔，这孩子倒幸运得很，幸好有那头豹子垫底，不然这粉嫩嫩的团子就摔成小肉饼了。

嗯，看来要想出这迷雾森林，还是要从这断崖爬上去最快——齐宝儿心里暗暗盘算。自己的背包里备有攀爬用的飞虎爪，或许明天可以研究看看爬这悬崖的可行性。齐宝儿在现代的时候练习过攀爬之术，几十层的高楼，她爬起来也不费吹灰之力。这断崖虽然直上直下的，大概也难不住她，只是还要带着这个孩子……

她瞥了一眼那个孩子，见那个孩子头一点一点的，似乎困倦得很。不由失笑，小孩子果然是不禁困的。

这孩子虽然精灵古怪的，但却和她甚是投缘。见那孩子困得难受，齐宝儿心中一软，揉了揉他的脑袋：“粉团子，你去帐篷里睡吧。”

“那你呢？”那小孩的眼眸晶晶亮。

“我要守夜啊。这森林里野兽这么多，可不能让火熄灭。”齐宝儿语气里有些无奈和疲惫。她也很想睡觉，但这里只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她自然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守夜。

那小孩瞧了她一眼，拍了拍小手：“好，那多谢你了，睡觉去喽。”笑眯眯地钻进了小帐篷之中。

齐宝儿嘴上说着不想睡觉，但她太疲累了，临天亮的时候，还是坐在那里打了个盹儿。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帐篷帘子一掀，那个小孩走了出来。见齐宝儿坐在那里，头伏在膝盖上，已经睡熟，他不由笑了一笑。这样古怪的女子，他走遍三界也没见第二个。尤其是她的东西，每一样都是他所见未见、闻所未闻的，倒不知是什么来历。

似乎听到了动静，齐宝儿身子微微动了一动，似乎就要醒来。那个孩子微微挑了挑眉峰，小手一扬，一道白光射入齐宝儿眉心。

齐宝儿嘴里喃喃了一声，又睡过去了。那个孩子笑了一笑，抬头看了看天色，眼眸中闪过一抹光芒。

此时东方已经发白，天边有一抹曙光显现。随着第一抹曙光的透出，那个孩子身上也有了惊人的变化，一波波柔和的光芒自他身上闪现，将他全身笼罩……光芒渐渐散去，原本的孩子不见了，站在那里的是一位白衣男子。

一头墨发披散，凝脂玉肤在曙光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眉如烟月，眉心处一个火

红的闪电标记,如白雪中绽放的红梅,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蛊惑气息。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眸,时而深邃如海,时而清澈剔透,光泽迷人。唇色如霞,勾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整个人看上去慵懒而妖冶,但周身那强大的气场却让人心生怯意,不敢轻觑。

他伸出一根白玉般的手指,在齐宝儿脸上摩挲了一下,唇角露出一抹笑意:“小丫头,还想让本座叫你姐姐,本座可比你大得多了……”

他手轻轻一抬,齐宝儿的身子便平平飞起,悄无声息地飞进了帐篷之中。“小丫头,你让本座睡了好个觉,本座也让你好好休息一下。”手一抬,一道旗花般的光芒直冲天际。过了小半晌,一道紫光、一道蓝光自天际飞来,转瞬落在密林里。却是两个人,一个一身黑衣,干净而利落如暗夜的蝙蝠;一个一身蓝色衣袍,温文如赶考的书生。

这两人行色匆匆,刚一看到这白衣男子,脸上便露出惊喜之色。

那黑衣男子慌忙上前:“王上,让您受惊了,是属下等保护不周。属下该死,请王上责罚!”

那蓝衣人也躬身道:“王上,昨日属下二人接到红使的告急密音,说王上遭到了紫云门的偷袭,属下二人忙赶来。可赶到中途便丢了王上的气息,属下等无能,直寻到现在……”

那黑衣男子忍不住:“王上,您隐形的地方如此隐秘,紫云门的那些灰孙子怎么找到您的?”又看了看周围,“红潮和黄宇怎么没在这里保护王上?”

原来这白衣男子正是魔教的教主——月无殇。

一百多年前,月无殇统一了一盘散沙似的魔教,成立了蜃楼宫,在位已逾百年。红潮、黄宇以及后来的这两个青风兰荀是他的得力心腹。

月无殇有个暗疾,每过一百年,他便还童一次,变为童子后,所有的功力尽失。这些年,以紫云门为首的所谓正教和魔教势同水火,而魔教内部也有好多魔头对他这圣主之位虎视眈眈。所以他的保密功夫做得极好,知道他这个暗疾的,也就是这贴身四将而已。

幸好这暗疾发作仅仅一天的工夫,一天以后就会恢复如常。所以每到暗疾将要发作之时,他便留两个心腹在魔宫中处理日常事务,他自己却带着另两个心腹找个绝密之地躲起来,等暗疾发作完毕再走出来。

也合该有事,他所躲的这云雾山虽然是紫云门的地盘,但地处偏远,平时人迹罕至,也不知怎么回事,他昨天竟然碰到了紫云门的四大长老来此巡视。

红潮不小心暴露了行藏,一场大战过后,红潮、黄宇丧生在四大长老手下。而月无殇因为当时是个幼童,四大长老并没有认出他,只是见他和两个大魔头在一起,想必也是魔宫中的“魔崽子”。他们不便对一个小小孩童下手,便把他抛下了悬崖,美其名曰:是生是死且听天命。

月无殇当时虽然失去了所有功力,但他到底不是肉胎凡体,更何况掉下来时正砸

在那头倒霉豹子身上，早已泄去了大部分下坠力道。掉在地上时，那头豹子又做了一次肉垫，所以他倒是毫发无伤，也算有惊无险。

听到青风这一问，那白衣男子眼眸一沉：“红潮和黄宇已经殉职了，不过——本座是不会让他二人白死的，这一笔账本座自然要讨回来。”又弹了弹手指，淡淡地道，“紫云门的四个牛鼻子长老功力似乎又增长不少，昨天他们忽然联袂来到这里，必有什么阴谋，倒是值得查一查呢。”

兰萄躬身道：“回王上，属下二人在寻找王上的时候，倒是无意中打听到一个消息。”

月无殇眼眸一抬：“什么消息？”

兰萄道：“听说紫云门今年在整个唐国招收女门人弟子，据说他们得到天兆，说有天女将在唐国东南方出现，大概四大长老是为了天女一事而来。”

天女？月无殇侧目看了看那个小小的帐篷——难道是这个丫头？又摇了摇头，如果是天女的话，仙力会很强的，可这个丫头一点灵力也没有，除了装扮行为古怪了些，倒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青风也看到了那个小巧玲珑的帐篷，隐隐的，帐篷中似还睡着一个人，他面上现出一丝疑惑。他性子比较直率，忍不住问道：“王上，这是……”

月无殇轻轻一笑：“一个小小的人类而已，不必管她。你们二人先回蜃楼宫，防备其他妖王作乱。”

兰萄一愣：“王上不回去么？”

月无殇忽然笑得无比灿烂，笑意却未到眼睛里：“紫云门废了我两大护法，这笔账本座如果不讨回来，又怎么能睡得着？”

兰萄一呆：“王上的意思是？”

月无殇微微一笑：“他们不是要招收弟子么？这正是去紫云门耍耍的好机会。”

兰萄吓了一跳：“王上的意思是要做紫云门的普通弟子？这怎么可以，紫云门好多长老级的人物都和您动过手，只怕您去了，他们就会认出来，太冒险了！”

月无殇眼眸一眯，笑吟吟地道：“这容易！”手指一弹，一道白光闪过。

兰萄二人只觉眼前一亮，一个白衣女子凭空出现。

五官精致绝伦，肌肤吹弹可破。一双眼睛里流光氤氲，唇角微挑，笑意流转中又透着七分妩媚。一张脸美得惊心动魄的，让人不敢直视。一身白色衣裙在风中飘舞，整个人看上去说不出的妩媚绝俗。

“如何？我这个样子，总没有人能认出来了吧？他们不是要寻找天女吗，老子就冒充一回！我要把他紫云门搅得天翻地覆，报昨日之仇！”月无殇漂亮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狼厉。

“顺道么，老子也想看看到底谁是真正的天女。”他的眼眸中有算计的光芒。

“如能拐回我们魔教那是最好，如不能么，杀了她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总要让他们的‘天女梦’鸡飞蛋打才好。”月无殇的笑容无比“灿烂”。

“王上，这太冒险了！您是我们的教主，怎能轻易涉险？万一被他们发现那可不得了。”兰荀微微皱了皱眉头。

月无殇低眸一笑：“放心，紫云门的那群牛鼻子也就云画能勉强与我一战，其他人——哼，本座要走的话，他们能拦得住吗？”

他又低头扫了一眼齐宝儿的小帐篷，唇角露出一抹坏笑，慢吞吞地走过去，打开了让他万分好奇的背包。

月无殇挑了挑里面的东西。嗨，这里面的东西他大部分没见过，那就不客气地拎走算了。他在身上掏了一掏，就掏出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袋子。将齐宝儿背包里的东西挑挑拣拣，把什么望远镜、指南针、保温杯、打火机、圆珠笔、口香糖等等物品通通扔进了自己的小袋子中。

他又见一个小盒子中有一些瓶瓶罐罐，都是透明的玻璃瓶，里面有一些花花绿绿、圆圆的、颗粒状的东西。倒出一粒闻了闻，这个——莫非是药？

算了，这个丫头带这么多的东西也不容易，就把这些瓶瓶罐罐给她留下吧——这药还是不能随便吃的。

他的那两个属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一向高贵、目无下尘的王上此刻像个土匪似的扫荡人家的背包——开始风中凌乱了。

月无殇的这小袋子也不知是什么做成，装了这么多东西进去，依旧瘪瘪的，巴掌大一团。

挑到最后，齐宝儿原本鼓鼓囊囊的大背包内就只剩下一副飞虎爪和那些常备药，像个被戳破的气球似的——瘪了。

月无殇拍了拍那个背包，确认再也没有可扫荡的东西，这才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好了，这丫头的行囊减轻了不少，她这么娇小玲珑，不必像只蜗牛似的负重了。他老人家做了这一桩好事，就算报答这丫头的救命之恩了……

他将那个小袋子顺手放进袖中，对着那两个属下笑咪咪地招了招手：“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之前，警告一下附近的小兽兽们，别来打扰这位姑娘休息。”

看了一眼睡得忒熟的齐宝儿：“小丫头，瞧瞧本座替你得多周到，你不必太感激我的。”哈哈一笑，衣袂飘飘，凭空隐没。

“姑娘，醒醒。”

“姑娘，醒醒啊。”

……

齐宝儿睡梦里正在一片花海里游荡，眼前忽然飞来一只大苍蝇围绕着她嗡嗡打转，让她不堪其扰，忍不住一巴掌拍过去：“滚！”

这一巴掌，她无意中用上了跆拳道，打苍蝇那是百发百中，手到擒来，却不料那一只大苍蝇却滑溜得很，这一巴掌竟然拍了个空。不但如此，那只苍蝇忽然伸出一只大手，一下子“叨”住了她的手腕，让她这一巴掌再拍不出去。

“妖怪啊！”齐宝儿一惊之下，猛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却是一张放大的人脸，浓眉星目，鼻阔脸方，双唇紧抿……

晕，这苍蝇居然有张大叔脸！齐宝儿直跳了起来。她跳得太快太急，险些和那张大叔脸撞在一起。幸好那张脸鬼魅似的退后三尺，才避免了相撞的命运。

那张“大叔”脸皱了皱眉：“姑娘，你怎么了？”声音沉稳而有磁性。

他的相貌应该没这么吓人吧，怎么这姑娘一副见鬼的表情？

齐宝儿被吓出一身冷汗，人也彻底清醒过来。这才看清哪里有什么苍蝇，眼前站立的是一位中年大叔，穿着一身天青色长袍，正微皱着眉头看着她。

齐宝儿愣了一霎。如果说见了那个孩子她对自己的穿越还有那么一点点怀疑，现在见了这个穿着古装的大叔，她那一点点怀疑也烟消云散了。

她微微皱了皱眉，这才想起自己是和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夜，自己实在打熬不住，临近天亮的时候打了一个盹……

咦，这森林中不是没有人烟吗，眼前这人又是谁？难道我在睡梦中被人救了？齐宝儿情不自禁打量了一下周围，森林还是那个森林，自己的旅行帐篷也还支在那里。

咦，那个孩子呢？怎么不见了？这个——这个站在她的帐篷前，背对着她的白衣男子又是谁？他在研究她的帐篷？

齐宝儿窘了！

她原先睡觉一直很轻啊，有点动静就能醒的，怎么今天睡得像猪似的，什么时候来了两个大活人都不知道。这要让她的队长知道，非K她一顿不可。

齐宝儿暗吸了一口气，力图冷静：“你们是谁？”

那中年大叔眉峰微微一挑，看了看齐宝儿，却不回答她的问话，反过来问道：“姑娘，你是何方人氏？独身一人怎么会在这迷雾森林里？”

齐宝儿嘴角抽搐了一下，冷冷地道：“大叔，是我先问的好不好？是不是你先回答我呢？”那中年大叔一愣，似乎没料到这姑娘说话会如此冲。愣了一愣，才回答：“我们——我们是紫云门的，那位便是我们紫云门的副掌门——云画师叔，在下郝云中，兼任紫云门的长老……”

齐宝儿睁大了眼睛。

紫云门？听着像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帮派，没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二个人居然是传说中的江湖帮派里的，而且还是两个大BOSS，一个长老，一个掌门。这个大叔叫那个人师叔，想必那个人的年龄已经很老了……

咦，看背影还是蛮年轻的嘛！